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福建佛教建筑研究”（编号：2007J0237）·

厦门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特征

The Exterior Space of Xiamen Buddhist Architecture

彭晋媛 Peng Jinyuan
黄源成 Huang Yuancheng

中图分类号 TU25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3-739X (2015) 01-0124-05

[摘要] 作为宗教、生活、游览等多功能、多层次的重要场所，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与其内部空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佛教建筑场所精神的重要体现。参照佛教历史的发展脉络，结合厦门独特的文化、地貌等地域性特征，该文将厦门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梳理为“佛寺型”、“佛院型”、“佛堂型”和“岩洞型”四种基本类型，并在结合实地调研成果总平面图的基础上逐一分析其主要特征，虽不能概括全貌，却能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厦门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

[关键词] 佛教建筑 外部空间 佛寺 佛院 佛堂 岩洞

DOI:10.13942/j.cnki.hzjz.2015.01.024

[Abstract] As a multifunctional and multilevel space of religion, life and sightseeing, the outside space and inside space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are of equally importance, and also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Buddhist spirit. By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Xiamen City such as culture and landforms, the exterior space features of "temple style", "courtyard style", "altar style" and "cave style" are analyzed and grasped from a macroscopic aspect for Xiamen Buddhist architecture although its whole picture can not be summarized.

[Keywords] Buddhist Architecture, Exterior space, Temple, Courtyard, Altar, Cave

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作为宗教、生活、游览等多功能、多层次的重要场所，与其内部空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佛教建筑场所精神的体现。本文以厦门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

据厦门佛教协会编撰的《厦门佛教志》载，厦门佛教建筑的类型可分为寺、院、岩（洞）、庵堂（林、精舍）、住僧宫庙五种，其分类方式的根据来源于佛教建筑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建设规模和所属性质等方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①。许多佛教建筑的名称与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难以直接根据其名称来划分其外部空间的类型，因为佛教建筑外部空间的特征与佛教建筑的规模、环境、型制和布局存在密切的联系。

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佛教建筑的发展历程，找寻分类的依据。据《宋高僧传》和《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唐代的佛寺已有与社会层次相应的等级差别^②并流传至清。参照历史脉络，结合厦门特点，本文以“佛寺”、“佛院”、“佛堂”、“岩洞”代指四种不同典型特征的外部空间，区别于上述厦门佛教建筑名称的五种分类。

1 “佛寺”型外部空间

寺名的由来，肇始于东汉永平10年（67年），汉明帝将皇家的鸿胪寺改为白马寺，赐给西域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作为传法、译经的住所。北魏始光元年（424年），改称僧寺为“伽蓝”，隋大业中（605年—608年）称为“道场”，至唐复为寺，此后历代相沿，将僧侣修持的

作者信息

彭晋媛，博士，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黄源成，厦门理工学院土建学院讲师，
华南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
（通讯作者）

amtfamtfamtf@126.com

收稿日期：2014-0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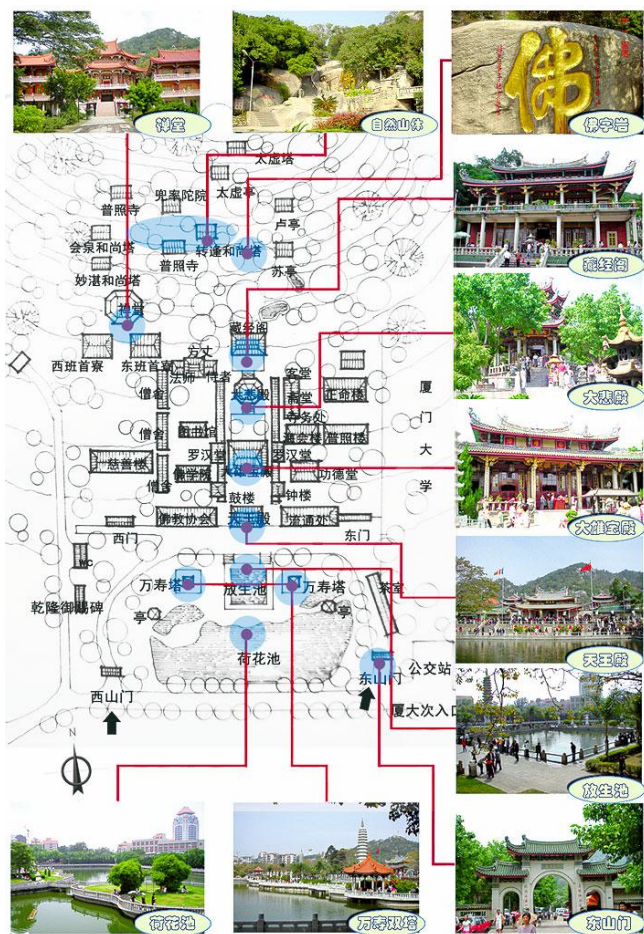


图1 南普陀寺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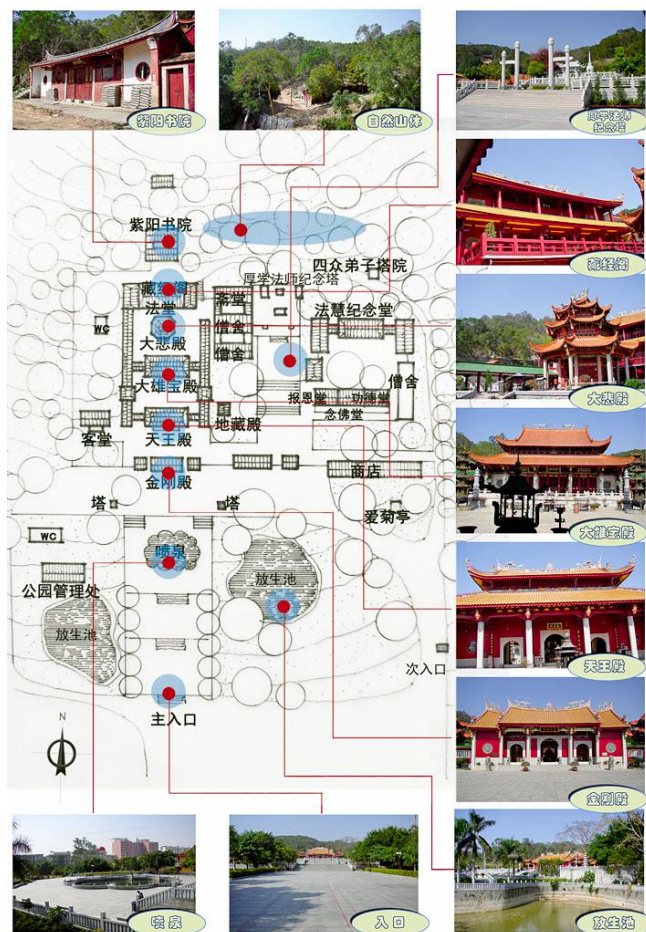


图2 梵天寺总平面图

居所称之为佛寺。

“佛寺”型的佛教建筑，形制较为规整。一般的寺院都具有“三殿五堂”，规模较大的十方丛林禅寺，则拓展至五殿七堂或更多殿堂而形成并列的次要轴线。“佛寺”型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形式丰富多样，佛寺内的几座主要殿堂布置在中心轴线上，每个殿堂左右各有配殿或长廊，从而形成三合或四合院落，围合成数个外部庭院空间，轴线上的各进院落均可借助主体建筑造型的不同、院落空间大小的不同、地形的高低以及附属建筑的不同，打破平面的纵向单一，达到外部空间旷奥开阖的变化。举目中国，各地的大型寺院概莫能外，而厦门的“佛寺”型佛教建筑则另外兼具一些独特的风韵。

南普陀寺为厦门第一大寺，位于五老峰南麓，始建于唐末五代。寺院建筑总体规划布局严整而富有层次，主轴线居中，东西并列各有两条副轴，主要殿堂结合两侧的配殿和长廊，围合成层层递进、紧密联系的数个院落。南普陀寺背山面水，建筑主轴分别向南北延伸将山水融合进来。主体建筑群前，下沉式广场中心的方形放生池，既延展着南北主轴，又与东、西万寿宝塔形成横向副轴，加上南端自然形状的大片水域荷花池，以及亭水阁和绿地等，形成南普陀寺入口处美丽的群体景观。主体建筑群后，是林木蓊郁、奇石嶙峋的自然山体，顺势而上，镌刻着金色“佛”字的大型天然岩石，作为整条主轴的北端，浓墨重彩地宣示出寺院主题（图1）。

梵天寺为厦门第二大寺，位于大轮山南麓，隋开皇元年（581年）创建，初名兴教寺，是福建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梵天寺建筑组群形制完整、规划有序，主轴线居西，东面并列有两条副轴。众多殿堂在建构的过程中自然地将寺院划分出多元的外部空间，同时彰显其应有的等级与秩序。与南普陀寺相似，梵天寺的建筑主轴也携山带水。主体建筑群前的入口广场位于中轴南端，总长度甚至超过建筑组群的长度；设计颇具现代气息，广场分成数个台层，台层东西两侧不对称地分别设置了放生池，尽头则是一个花瓣形的喷泉池，与绿化、小品一起构成群体景观。主体建筑群后，是植被丰饶的山体，山麓下的紫阳书院成为梵天寺中心主轴的北端，显示出闽南对宗教的多元融合态度（图2）。

上述两座大寺均坐落于山林，外部空间注入了山野的基因，加之悠久的历史，具备了良好的人文与自然景观。而其他一些居于闹市的寺院，中心轴线大都能按次实现，囿于场地的限制，大都无法向两侧拓展次轴，更缺乏与自然山水的互动，空间层次按部就班、鲜有特色，在此不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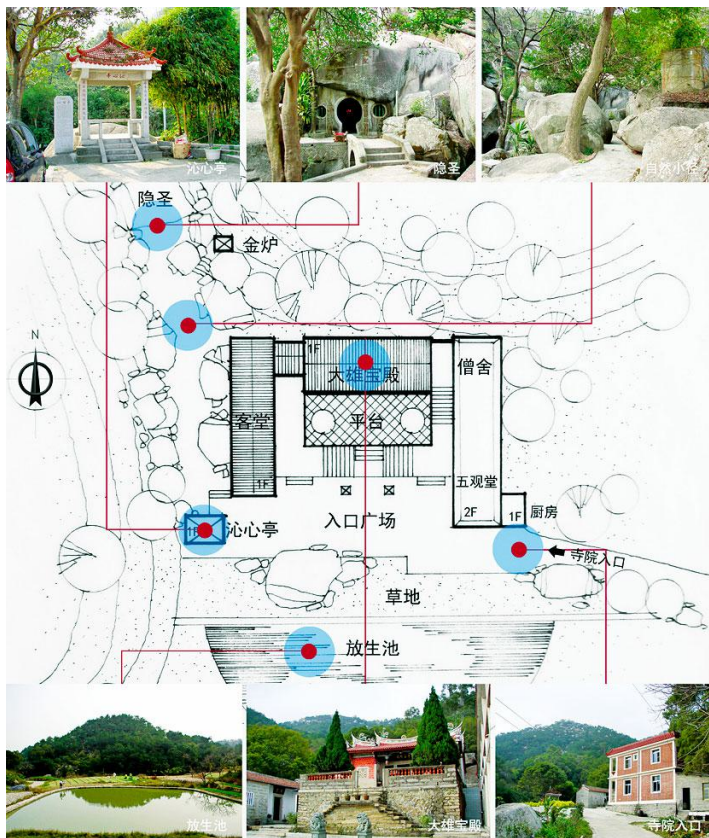


图3 石峰岩总平面图



图4 觉性院总平面图

2 “佛院”型外部空间

据《续高僧传》、《法苑珠林》等唐代文献记载，南北朝佛寺中，已有在中院之外设立别院的做法^③。佛教称禅寺内附属建筑为院，作为退居方丈或老年法师静养的居室，称为别院、上院或内院；后来一些丛林禅寺建于寺外的小寺，作为大寺的属院，称下院、支院或外院；另有一些独立小寺院，不足以称“寺”，而以“院”为名^④。

“佛院”型的佛教建筑，建筑规模一般都不大，形制也不太规整，没有完整的“三殿五堂”，仅有其中部分主要殿堂，加上一些附属建筑。“佛院”型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较为松散，没有完整的空间序列，主要表现为几座殿堂围合或半围合，从而形成单个或几个庭院。

石峰岩寺，主要殿堂仅有大雄宝殿，为了突出其重要地位，将其居中布置在高台之上，通过在其前方平台东西两侧各种植一颗竖向的龙柏，构成一条轴线；台基下的台地，东西两侧各有配殿；再下一层台地，南端的半圆形放生池再次强调出轴线。建筑群后倚林木葱郁的石峰岩，右后方有一巨石嵌空，自成天然岩洞，内供观音菩萨，后人筑垣障蔽，开门留窗，遂成造型奇特的小屋“隐圣”；屋前有一天然石沟，宽约1m，沟上砌筑石桥，沿路蜿蜒曲折，路边多是天然奇石，其外部空间尺度宜人、富于变化。因之天然山丘成为寺院的空间边界（图3）。

觉性院，始建于后唐，陈氏家族入迁鹭岛，建为佛院，是厦门历史上最早的宗族自建佛院，同时也是用于祭祀祖先的祠堂。主要殿堂为觉性院和檀越殿，两栋建筑并列布置，结合东侧的僧舍和西侧的客堂，自然围合出一个庭院，为该院日常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场所，有时也客串当地村民的节日喜庆活动之用。加建的天王殿，强化了大门与觉性院的轴线。建筑群后侧为陈氏家族的祖墓，墓前的弧形平台形成了陈氏子孙后代礼拜的场所，显示出闽南宗教和宗法和谐共处的特征（图4）。

3 “佛堂”型外部空间

唐代的佛堂一般设于里坊、村落之中，是受底层社会供养的佛教基层组织形式，也是民间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⑤。庵堂，一般为佛教出家女众主持的道场。由于闽南佛教女众削发为尼稀少，厦门地区尼庵或改或废，至清代不复再见。而带发出家女众菜姑大量出现，其住修场所斋堂（又称“菜堂”）的建造，盛行于清末民初^⑥。

佛堂发源于民间的住宅，故佛堂一般规模很小，大都为单体建筑，形制简陋，外部空间多为自家小庭院。有的甚至没有外部空间，建筑单体直接与城市空间相连，尽管如此，佛堂还是想方设法尽力争取更多的外部空间。

天兴寺为一单间单进的单层佛堂，四周为民宅，由村委会管理，没有任何围墙，位于碧岳村路的弧形转角处，直接与村落道路空间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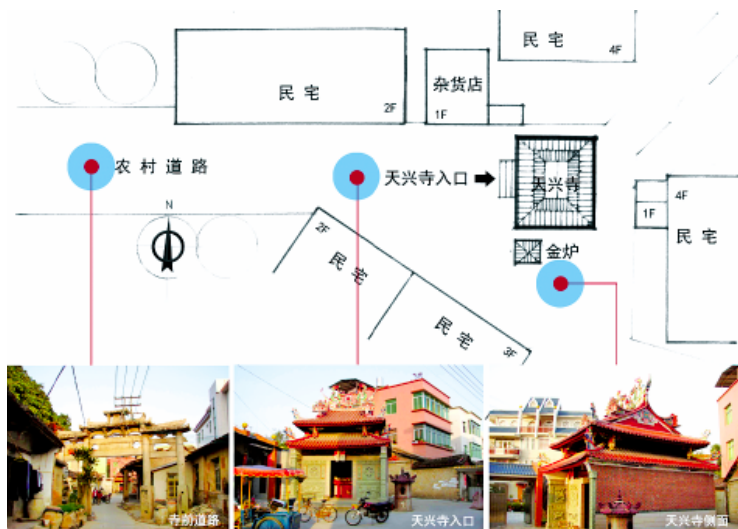


图5 天兴寺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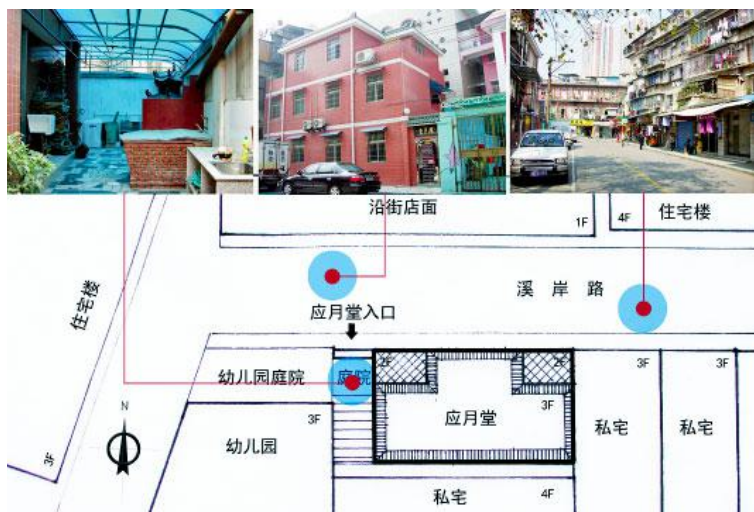


图6 应月堂总平面图

连，共享转角处的较为开阔的交通空间，从而争取到一席之地（图5）。

应月堂为一栋三层现代建筑，大门紧临道路，与城市空间直接相连，入口的小庭院被加盖雨蓬而成为临时的厨房，室内仅存的外部庭院不复存在，只得竖向争取外部空间，建筑三层向中退让，两侧各形成一片屋顶庭院以供使用（图6）。

4 “岩洞”型外部空间

厦门有许多建于山间的小佛院，别称为“岩”。唐宋间，有一些严守梵行净修的高僧，厌薄富闲的寺院生活，独自退隐深山，依岩结茅苦修禅行。这是厦门佛教许多山岩构筑的来源。唐宋岩僧幽居岩壑洞穴之中，不结坛拜像，唯以面壁参悟为主，并以垦耕自食而与人隔绝。这种生活至明代有了较大变化。明代的岩僧为禅、净双修，除了参坐修禅，还兼诵经念佛，故此必须在岩外另造佛堂以供参拜。同时岩僧也不再孤身独住，因而有山岩殿堂



图7 白鹿洞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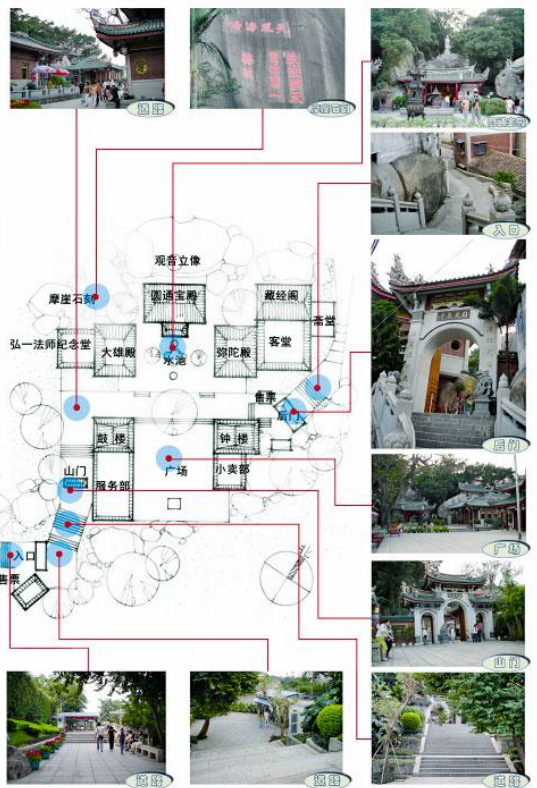


图8 日光岩寺总平面图

寮舍的建筑^⑦。这些山岩大都在旧岩洞之外侧，就其不同地势营建殿堂院舍。

岩寺大多坐落于山林之中，地形复杂、高低起伏，且基地一般不甚开敞，设计者大都尽量维护原有的地形地貌，相地度势，以势造形，使建筑顺势高低起伏，与山川土地融为一体，呈现出独特的外部空间形态。

白鹿洞位于虎溪岩后一片高差很大的山石地上。山门后紧接一长段陡峭的踏步，然后沿着石崖几经转折，来到背靠山岩的中部台地上，居中布置主要殿堂法王宝殿，前面依崖而建的两层平房的屋顶形成了法王宝殿的前广场，并以此联系周边的配殿，是白鹿洞中较为开阔和规整的主要外部空间。主要殿堂后山岩林立，在崖壁上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有精心雕凿而成的阿弥陀佛像和地藏像，并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礼拜空间，赋予单一的外部交通空间以新的宗教内涵；还有利用岩洞作为天然的殿堂如卧佛岩，可谓巧夺天工。白鹿洞的基址植被较少，大量裸露的花岗岩石成为寺院的自然边界，形成素朴浑厚的氛围；拾级而上的踏步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更使外部空间变得抑扬顿挫（图7）。

日光岩位于鼓浪屿龙头山麓高差较大的坡地上。山门前先有长长的三段踏步，进门后再经转折来到中心区。圆通宝殿为最主要的殿堂，原为巨岩嵌空的石室，今“殿”前建一拜庭，石洞外表俨然“殿堂”，洞岩之上安置一尊白石观音立像，旁边石崖上大片摩崖刻字宣示主题。主殿与左侧的弥陀殿、右侧的大雄殿，三面围合成一广场庭院；鼓楼和钟楼作为圆通宝殿两侧配殿的纵向延伸，形成了新的前广场，在拓展上述庭院的视觉景深的同时，并加强了圆通宝殿的轴心地位。新的广场平台为岩下建筑的屋顶所组成，非常平整开阔，既可近俯鼓浪屿的小岛美景，又可远眺对面鹭江道的高楼大厦，是一处难得的外部观景场所。由此可见对周边环境的关照也是匠心独运（图8）。

5 总结

5.1 发展背景

厦门佛教建筑外部空间的建构背景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自然环境中山地地形使建筑群的布局无法如平地地形一样可以实现严谨的规制；在人文环境上闽南独特的宗法祭祀、佛道融合的民间信仰与带出家女众“菜姑”的宗教现象使佛教建筑外部空间的组合更加多元化。

5.2 设计理念

秉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设计理念，尊重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营造出层次丰富、意义深远的空间和场所。

5.3 设计手法

在具体的设计手法上不拘一格，或利用自然山体的高差强化与丰富建筑群的纵向空间序列关系，或结合山地而自然形成跌宕起伏的交通与观景功能兼具的道路，或将佛像、佛名与经咒融于石刻而赋予自然环境以宗教与文化基因，从而充分拓展了佛教建筑外部空间的内涵与外延。

结语

上述四种基本类型尚不能概括全貌，不过从中也能管窥出厦门佛教建筑外部空间的主要特征。应该说，厦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人文环境都为此增益良多；而且，一些寺院虽主要殿堂仍坚持仿古，造景手法已趋于现代；可以预见，厦门佛教建筑外部空间将更加多姿多彩。 ■

资料来源：
本文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拍摄与制作。

注释

- （1） 厦门佛教协会编. 厦门佛教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75。
- （2） 傅熹年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01。
- （3） 傅熹年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12。
- （4） 厦门佛教协会编. 厦门佛教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69。
- （5） 傅熹年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01。
- （6） 厦门佛教协会编. 厦门佛教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90。
- （7） 厦门佛教协会编. 厦门佛教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5。

参考文献

- 1 厦门佛教协会. 厦门佛教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 2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3 萧默. 中国建筑艺术史.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4 王荣国. 福建佛教史.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